

КОНВЕНТИ ДУХОВНОСТИ
ДОНСКОГО



修道院的

变迁

王亚平 著



XIUDAOYUAN DE BIANQIAN

出
版
社

B977

6

修道院的变迁

王亚平 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一禾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 强
责任校对:唐桂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道院的变迁/王亚平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049-6

I. 修…

I. 王…

Ⅱ. 修道院-历史

IV. B9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619 号

修道院的变迁

XIUDAUYUAN DE BIANQIAN

王亚平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60-1049-6/B·171 定价:14.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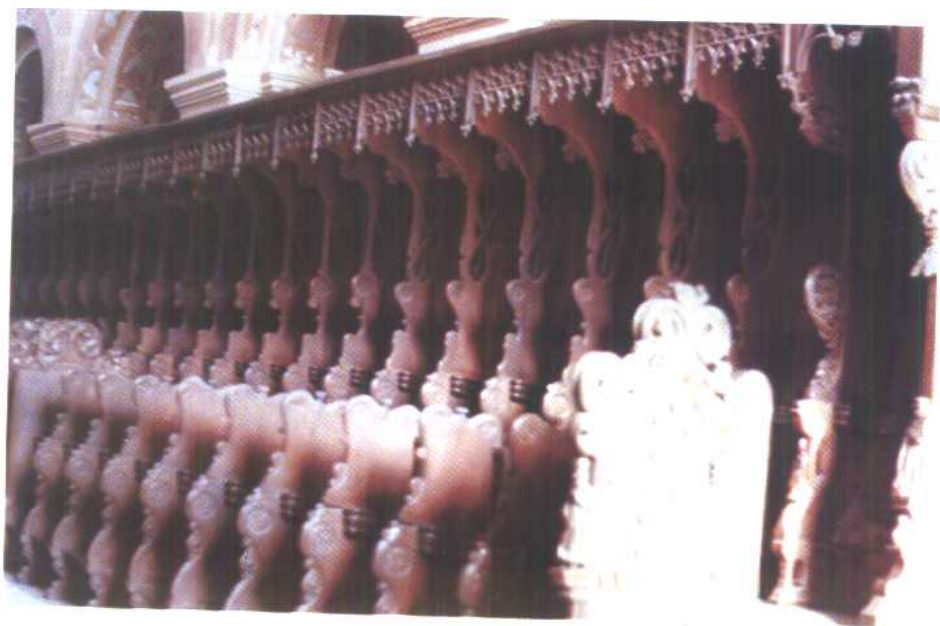
希尔绍修道院遗址



圣奥古斯丁在英国坎特伯雷所建修道院的遗址



希尔绍修道院里唯一允许修士交谈的大堂



希尔绍修道院教堂里修士的厢座



抄写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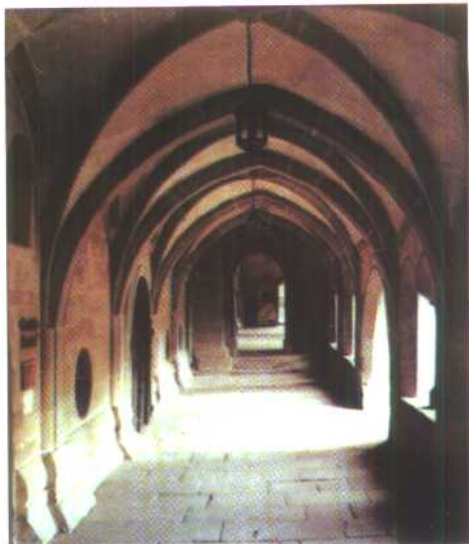
圣托马斯·阿奎那



佛罗伦萨圣克罗齐大教堂内壁画（法朗西斯修士会修士
乔托作于 14 世纪初，表现修士会修十传教前的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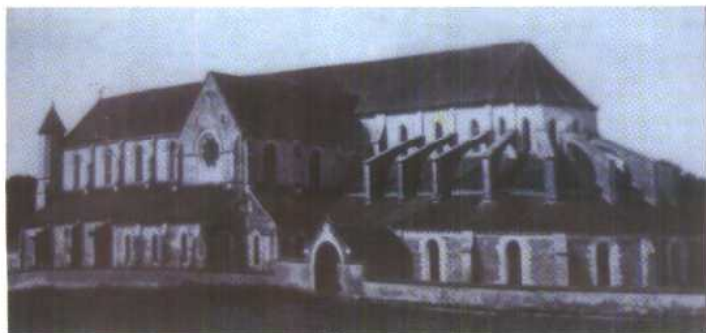
德意志骑士团在马林堡的会所



修道院里的回廊



修道院的唱诗堂



西多派的庞蒂涅修道院

DHBZ/10

前 言

提起修道院，浮现在你脑海里的也许是高高墙院里孤寂阴暗的避静室，长长僧衣下默默低头祷告的修士。然而当你沿着历史的足迹走进修道院时，看到的却不仅是粗布僧服下的虔诚，还有贵族子弟在华丽服饰下的骄蛮，手舞利剑的修士在骑士披风下的凶猛，以及手握权杖的贵族在僧服下的贪婪。

修道院从埃及的荒漠走进动荡的西欧，得到基督教教父们的青睐，把这个松散的世俗基督徒的社团改造为有纪律约束的、不同于教会的宗教组织，在无序无章的社会中独树一帜。它曾经组织修士用自己的双手开垦了无数的荒地、林地、沼泽地，充当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排头兵。修道院表现出的宗教精神和起到的经济效应适应于正在封建化和基督教化的西欧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正是在西欧社会封建化的这片土壤上，修道院制度才得以滋生。所以，修道院制度起源于古代的埃及，它的兴与衰却在欧洲，与西欧封建制度的兴衰休戚相关。每当西欧社会出现较大的变革时，修道院制度都会以相应的形式出现：私有修道院、改革运动、托钵僧、修士会、僧侣骑士团……这些多变的修士组织折射出每个历史时期社会对宗教信仰的要求，反映了人们的宗教感情。

中世纪西欧的修道院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是一个具有多种性能的经济实体。修道院的院规要求修士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修士的劳动为其打下了最初的经济基础，源源不断的捐赠则

大大地增加了它的财富,教俗封建主出于虔诚和扩张势力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动机大力兴建修道院,以致那个时代的人都在惊呼:“修士和修道院充斥世界了”。教俗封建主把修道院据为私有,这就导致了它的世俗化。为了治理修道院而进行的改革运动没有能够阻止修道院的世俗化,反而将其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权势和财富引起了修士的分化,贵族修士把持着修道院的一切,修道院的生活和原则被篡改,不满于此的下层修士走出了高墙深院,赤足托钵云游四方,他们在城市的异端运动中找到了知音,在世俗基督徒中普及修道院的原则,修道院制度融进了世俗社会中,这就注定了它要随着社会的变革浮与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走出埃及的修道院	(1)
埃及的隐修士(1)	
修道院制度的西进(6)	
为西欧修道院制度立法的本尼迪克院规(11)	
主教管辖权之下的修道院(17)	
受部族传统影响的爱尔兰修道院(20)	
第二章 规范修道院的院规	(24)
规范法兰克修道院的凯撒利乌斯院规(24)	
促进修道院制度发展的哥伦班院规(28)	
决定社会价值观的修道院院规(31)	
第三章 私有修道院	(35)
世俗的私有修道院(35)	
王国修道院(42)	
对外扩张中建立的修道院(46)	
修道院的世俗化(51)	
第四章 修道院改革运动	(57)
改革先锋克吕尼(57)	
克吕尼制度的传播(62)	
高尔茨的改革模式(65)	
诺曼底的修道院(68)	

	英王国统一中的修道院(71)	
	德意志的帝国修道院(74)	
第五章	修道院的权势	(78)
	登上政治舞台的修道院(78)	
	英国修道院的政治职能(83)	
	希尔绍修道院的政治立场(87)	
	国际性的克吕尼联盟(91)	
第六章	白衣修士	(96)
	富甲一方的修道院(96)	
	西多修道院(100)	
	白衣修士与黑衣修士间的对抗(105)	
	罗马教权的辩护士(110)	
第七章	无墙院的修士生活	(115)
	布道的游方僧(115)	
	城市中的修士(119)	
	异端运动中的修士会(124)	
	镇压异端运动的别动队(129)	
第八章	佩剑修士	(133)
	十字军东征中的修道士(133)	
	国际性的圣殿骑士团(138)	
	从医院到军事修士会(145)	
	德意志骑士团的野心(148)	
第九章	不涉世事的修女院	(154)
	贵妇的修女院(154)	
	派生的修女院(157)	
	童贞修道女(161)	
第十章	修道院的文化	(167)
	古典文化的栖身地(167)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172)	

重要的哲学流派(176)	
修士中的奇才(181)	
结束语 修道院的沉沦	(193)
附 录 圣本尼迪克的院规	(197)
外文参考书目	(242)
后 记	(246)

第一章 走出埃及的修道院

埃及的隱修士

基督教的隱修士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生活,然而开创隱修生活的却不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士,而是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青年人,名叫安东尼。

安东尼于 251 年出生在埃及中部底拜德附近的一个村庄,在一个不信教的富人家庭里长大。他不仅没有接受过圣餐礼,而且也从来没有皈依过基督教。但是社会的宗教意识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所生活的埃及位于地中海之角,是东西方的接触点,也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之地,这里的宗教深受东西方不同传统的影响。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具有出世特性的东方佛教与埃及的古代宗教有直接实际接触的文字资料和遗迹,但是埃及古代宗教中的隱居方式却表现出了东方宗教的性质。安东尼 20 岁那年父母双亡,他把父母遗产的一小部分分给了他的姐姐,卖掉了其他大部分的庄园和财产,赠送给穷人,自己远离家园,去荒芜之地,以能维持生存的最简单的所需,过禁欲隱修的生活。约 286~325 年,安东尼迁至尼罗河畔的皮斯皮尔(今戴尔梅蒙)山中隱修。埃及炎热的气候使他能够仅以棕榈树叶和兽皮遮体就能抵御冬季的寒冷,在饮食上只用面包和盐充饥,他在山洞中栖身,每天不停地冥思苦想,

自我反思，与想象中的邪恶势力和形象作斗争。他以自己造成的肉体痛苦来诠释现实社会中无法逃避的苦难，从中获取一些慰藉。^①

安东尼生活在3世纪罗马帝国处于全面危机之时，日渐腐朽的奴隶制成为帝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政枯竭，政治混乱，社会无序，道德败坏，衰败的社会经济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刺目的对比。帝国政府浩繁的经费开支以苛捐杂税的形式压在埃及人民头上，他们不仅要承担着沉重的赋税，而且还深受当地贵族的盘剥。不堪重负的贫民、奴隶不断地起义反抗，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越来越恶劣的状况，甚至在宗教中都难以找到慰藉。早期的基督教社团是社会下层民众自发的宗教慈善组织，它的成员互助互救，主要的事务是办理殡葬事宜，救济贫困。公元2世纪以后，基督教会逐渐被富有者把持，他们以手中的财富在基督教社团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垄断了本应由全体社团成员共同选举的社团首领——主教的职务，使这个民众的宗教社团开始向以主教为首的有等级的、官僚的组织机构发展，成为奴隶主阶级剥削压迫奴隶和下层民众的一个工具。教会组织性质的变化在基督徒中引起了不满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教会内异端的产生是一种积极的反抗形式，而隐修士的出现则是一种消极性的反抗。它是以脱离现实社会的方式、忘我的精神、对宗教的虔诚来抗议教会中已很强的世俗性，以及财富给教会带来的腐败和虚浮。帝国皇帝的频繁更替，各地割据势力的混战不休，使人人自危，如履薄冰。无助的失望增添了人们对社会的厌闷，花天酒地的寻欢作乐加深了人们对道德的悲观，厌倦一切的情绪使人们渴望逃避现实社会，隐居到荒无人迹的沙漠是他们能找到的“一条绝望的出

^① H. B. Work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astic Ideal.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down to the Coming of the Friars*, London 1927, pp. 92—93.

路”。与安东尼同时代的又一埃及人保罗的隐修目的更能表现这一时期人们的宗教情绪。

保罗是一位基督徒，他因不堪忍受罗马皇帝德西乌斯对下层基督教徒的迫害避难到了底比斯的荒郊。传说他在一棵棕榈树旁的山洞里居住了90年，仅靠树上的果实维生。安东尼和保罗这种消极的隐修生活方式向不堪各种剥削重负的下层民众展示了极其简单的逃避方式，很快就吸引了许多人效仿他们隐居在荒野或山中。这些隐修者中极少基督教的教士，多是世俗的基督徒，他们的目的是要躲避罗马帝国的压榨，并以此表明对与帝国越来越成为一体的基督教会的的天。安东尼时期的隐修士都是独自一人隐居，英语 monk（修道士）一词源于希腊语 monos 一词，意为“单独的人”。他们以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使他们感到无法生存的社会，脱离束缚他们的基督教会规定的礼拜仪式，solus ad Solum（单独地通向天堂）。①

但是，这些独居的隐修士常常受到人为的或自然的威胁，他们的隐修被统治者和官方教会斥为非法活动，受到鄙视、嘲弄和迫害，荒野中野兽的袭击也令他们防不胜防，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不能真正做到单独地生活，只得三三两两结伴而居，以求自我保护。314年，罗马帝国北非军团的一名士兵帕科米乌斯脱离了军队，回到他的家乡底比斯。帕科米乌斯在军队中接触了由埃及人组成的基督教科普特教派②，科普特教派因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而受到镇压，帕科米乌斯把科普特教派的基督徒组织起来，320年在他的隐修之地建立了一个隐修社团，聚集了1000名左右的隐修士和隐修女，他为这个隐修团体制定了参加者要遵守的规程。隐修者集体

① G. B. Ladner, *The Idea of the Reform. Its Impact on Christian Thought and Action in the Age of the Fathers*, Cambridge 1959, pp. 321-322.

② 科普特是古代西方人对埃及人的称谓。

居住在有围墙的院落里,或是已废弃的寺庙,或是已坍塌的城堡,院落的中心是礼拜堂、餐厅和医院。修士 20 人左右为一个单位住在一间房内,由一位 prior 主持, prior 就成为后来修道院院长的称呼。^①帕科米乌斯对修士的要求并不严格,参加隐修社团的每个隐修者都可以自我行事,没有任何统一的事务,甚至用餐的时间都不固定,餐桌前总是有人。隐修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维生,可以耕田,可以搞园艺,也可以从事手工业,甚至还可以从事商业。他们可以是铁匠、木匠、面包师、漂洗工,也可以是制革匠、鞋匠、成衣工,每个人的生活和劳动都不受限制。这个隐修的社团如同一个在罗马帝国社会之外的兴盛的居民区。

埃及的修士生活从它产生时起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人意识”,它不仅是针对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也反抗基督教会中以一体性反映出来的这种专制。在这个濒临灭亡的专制社会中,充斥着无序的混乱、无度的奢侈,以及恣纵的肉欲。隐修士退避无人居住的荒野,是要脱离尘世中的一切邪恶,有意识地自我克制,与现实隔绝,与肉体的享乐隔绝,与人的任性隔绝。以贫穷反抗奢侈,以贞洁抵制肉欲,以恭顺消除无序。这种隐修生活是对当时社会,特别是宗教社会实际的批判,因此遭到自诩为基督教正统教派的激烈反对,理由是这种宗教生活方式违反了基督教的教规,380 年在西班牙萨拉戈勒的宗教会议上明确规定教士不能成为修士。然而,隐修制度的社会影响之广之深则是宗教会议的决议所不能制止的。在埃及,隐修的人几乎与城市的人口相差无几,这就使这种脱离尘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不可能再是孤立的、离世的,甚至一些基督教神学家也逐步地认识到,隐修制度对实践基

^① C. H. Lawrence, *Medieval Monasticism.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84, pp. 7-8.

基督教的教义的作用和进一步基督教化所能产生的影响,看到了一条能够通过自我严律的生活方式达到宗教理想化的途径,因而开始有目的地将这种隐修生活纳入基督教会中。首先这样做的是希腊基督教神学家巴西勒。

巴西勒是一位受过极好教育的教士,曾就学于该撒利亚的修辞学校,以及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的学园,学识渊博。巴西勒因在君士坦丁堡不赞成阿利安派的宗教观点被流放,357年、358年游历埃及时了解了帕科米乌斯的隐修社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故乡后,他隐居小亚北部阿纳西附近的荒郊,在那里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巴西勒把隐修看作是基督徒追随上帝的一种虔诚的方式。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他被上帝选中的机会就越大,只有赤裸的人才能追随赤裸的基督,只有苦修才能专心地侍奉上帝,要在精神和行动上都以基督为榜样。巴西勒认为,人们必须要有一种团体的生活,以遵循基督教“道成肉身”的基本教义,这种团体的生活就是修道院的生活。他为修道院规定了共同生活的原则,进入修道院的修士要立誓守贞洁、守神贫,要放弃自己的意愿,绝对地服从修道院院长,过共同的生活:同在一室睡觉,同在一桌吃饭,同做弥撒,同去劳动。为此,他为修道院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规程,分为两部分:《布道规程》(55条),《日课规程》(313条)。根据这个规程修士每日的时间被划分为祈祷、劳动和读圣经三个部分。他强调劳动的价值,认为劳动是完善灵魂的方式之一,比苦修更具意义。巴西勒制定的修道院规程没有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但是却留存在他之后的修道院中,他被后人称为东正教修道院之父。^①

4世纪末期,著名的基督教希腊教父圣克罗索斯托曾以自己

^① C. H. Lawrence:前引书,第9—10页。